

## 從外交、政治、經濟層面看東歐近況

畢英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因赤化而淪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對蘇聯而言，這一片土地至今仍含有重大意義。攻擊時，東歐可作為西進的跳板；防禦時，可作為蘇聯與西方之間的緩衝地帶。同時，東歐可阻止西方自由思想直接侵入蘇聯境內。然而，從四十年代末期起，在蘇聯直接控制下的東歐並非是一個平靜而穩定的地區。相反的，東歐是國際政治的風暴地區之一，是冷戰時期的震央，首先是狄托與史達林決裂，接着是柏林危機，然後有東德、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的反共黨政權的暴動。其中，每一事件皆成為當時國際注視的焦點。

東西和解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消除東歐華沙公約集團與西方北大西洋公約集團之間的對抗，以解除北自波羅的海、南至地中海的「危機弧形」地帶的危機。由於西德的幾個「東方條約」，柏林四強協定、赫爾辛基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最後文件，上述目的似乎已部分達成。目前，華約集團與北約集團間的「中欧相互裁軍談判」雖然尚無結果，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與西歐經濟共同體的經濟合作談判雖然仍乏善可陳，但是這兩大集團間於一九八〇年底稍呈緊張情勢的原因，却是東歐集團內波蘭的獨立工會運動。近年來東歐集團內部困難重重，其中尤以經濟問題為甚，至今尚未平息的波蘭獨立工會運動也是由經濟問題所引起。波蘭事件發生後，世界各地的注意力再度轉向東歐。本文擬就東歐幾個主要層面，敘述其近況，並窺測其發展趨向。

### 唯蘇聯馬首是瞻的東歐對外關係

目前，大部分東歐國家仍在蘇聯的嚴密控制之下，祇有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例外。但是，在對外政策方面，後兩者與蘇聯仍然是大同小異，尤其是羅馬尼亞仍是華沙公約組織的會員國。即使阿爾巴尼亞，在若干對外問題上仍然與蘇聯相同或相似，例如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援助。雖然如此，本節所論乃以華沙集團國家為主。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四至十五日，華沙公約組織集團各國黨政領袖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政治協商委員會」，其基調是「總結兄弟防衛聯盟二十五年來為和平所作出的活動，檢視為爭取歐洲緩和與安全及鞏固世界和平的迫切任務」<sup>①</sup>。與會國家共同標榜的對外政策的中心任務，是「消除國際緊張與阻止戰爭」。東歐大部分國家，包括羅馬尼亞在內，附和蘇聯，共同指出：北約組織決定在西歐部署中程新型飛彈，隱含重大危機，「這一決定一旦付諸實現，歐陸情況將極端惡化」；他們也指責美國延遲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核子武器協定的批准，停止限制軍備競賽談判，置國際信用與緊張緩和於不顧。華沙公約組織集團的各國首腦們，爲了「排除戰爭的可能性」，提出了七點建議<sup>②</sup>，其內容與蘇聯經常重複的老調完全吻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在波蘭境內動亂不已的情況下，華沙公約組織突然舉行了各會員國的黨政首腦會議；據推測，其主要議題當是如何解決波蘭危機。會議中，各會員國向「社會主義波蘭」、「波蘭統一工人黨」（即波共）及波蘭人民保證，波蘭可以信賴「華沙公約組織會員國的兄弟團結與援助」。此外，各國領袖共同聲言，華沙集團準備與美國新政府改善關係。他們並宣稱，華沙公約會員國將與世界「一切進步力量、民主力量及反帝力量」合作，與各國人民團結一致，以防止戰爭威脅，支持和平與裁軍政策<sup>③</sup>。簡言之，蘇聯及其華沙集團各國的對西方政策仍標榜「和平」。對東歐各國而言，和平是客觀的需要，也許是其真正的意願；但對蘇聯而言，和平祇是其追求世界政治目標的一種手段，一種不流血的戰爭。事實上，和平環境有利於蘇共對個別地區的個別赤化。七十年代內，人們親眼看見一些亞、非國家轉變政體，走「社會主義道路」。

東歐對低度開發國家的關係一向重視。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的新五年計劃中，東歐集團計劃從低度開發國家進口原油與原料，出口成套機器設備。在最近兩年中，羅馬尼亞首腦六度訪問非洲，東德與保加利亞領袖各作過兩次訪問。就東歐與第三世界所簽各項協定、宣言及條約而言，羅馬尼亞也居首位，計達八宗；其次，保加利亞六宗，東德五宗，波蘭兩宗，捷克一宗，匈牙利無<sup>④</sup>。羅馬尼亞由於在一些國際問題上與蘇聯意見不一致，反而有助它在第三世界中的活動。也就是由於這些差異，羅馬尼亞更加方便在低度開發國家促進與推銷蘇共式的政治與經濟體系。

蘇聯與埃及決裂後，羅馬尼亞仍與埃及進行軍事合作。從表面看，這似乎與蘇聯對外政策相左，實際上正符合蘇聯的長遠目標。一九七九年八月，蘇聯「消息報」轉載國外報紙消息，報導羅馬尼亞向埃及提供蘇製軍備零件<sup>⑤</sup>。此舉並非偶然；顯然，蘇

註① 「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家宣言」，〔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

註② 關於「七點建議」內容，可參見「華沙公約組織及其政策方針」，〔問題與研究〕，十九卷第十二期，六十六頁。

註③ 「華沙公約成員國政府領導人員會晤」〔真理報〕，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六日。

註④ 史塔爾(R. F. Starr)，「蘇聯政策在東歐」，〔當代史〕(Current History)，一九八〇年十月，第七八頁。

註⑤ 「亞希·沙布(Ach-Chab)報論埃羅軍事關係」〔消息報〕，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第五頁。

聯希望沙達特下臺後重新拉回埃及。

東歐集團對第三世界關係的軍事層面包括武器輸出、軍事訓練、顧問派遣、甚至派遣軍官駕駛蘇製飛機或指揮作戰。就武器輸出而言，從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八年，蘇聯向低度開發國家交貨總值超過兩百零七億美元，東歐其他國家超過十八億美元<sup>⑥</sup>。最近五年來，東歐集團對第三世界武器出售累增，與蘇聯在非洲積極經營有關。目前蘇聯在安哥拉、莫桑鼻克、衣索匹亞、南葉門及阿富汗等地勢力業已擴張。除武器外，蘇聯在過去二十五年內為第三世界訓練了四萬三千八百人，東歐也訓練了五千九百七十五人<sup>⑦</sup>。在東歐各國中，捷克與東德出力最多。

在對外政策方針上，南斯拉夫同羅馬尼亞一樣，比較獨立，不完全跟蘇聯走；但是，必須指出，這兩個國家的政策路線雖然與蘇聯有出入，却不是完全相反，其相同或相似之處甚多。例如，一九八〇年十月，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訪問南斯拉夫，與南國總統馬耶索夫(Lazar Majsov)共同聲明，其中提到「國際社會必須努力，以消除國際關係中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干涉、霸權主義」<sup>⑧</sup>等。這段話中所用語言，與蘇聯慣用語如出一轍。早先，有人預測狄托之死（一九八〇年五月四日）可能引起南國內爭，使蘇聯有可乘之機重新控制南斯拉夫。結果，由於南國團結一致，安然渡過難關。

## 震撼東歐的波蘭事件及東歐各國的反應

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波蘭政府宣佈調整食肉價格，提高勞動定額，引發了工人抗議運動，至八月中旬達首次高潮，舉世注目，震撼東歐集團。波共政權起初尚軟硬兼施，企圖迫使工人讓步，但是由於這次工人抗議運動有組織、有紀律，且獲國際輿論支援，結果波蘭政府史無前例地接受了自由工人組織的二十一點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准許在社會主義綱領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獨立勞工組織，並承認工人有罷工權。在蘇聯共產集團內，這種讓步是史無前例的。於是，各地獨立工會紛紛成立，並在格但斯克成立了工會聯合會，名為「團結」(Solidarity)工會，使原有官方工會瀕臨瓦解。

一九八〇年十月廿四日，華沙地方法院核准獨立工會章程（共四十四條），但對其內容作了增列與修正，最重要的是在章程內列入工會承認共產黨的領導角色及其他共產主義原則。由於這些修正，波蘭又面臨另一次騷動。波蘭最高法院預定於十一月十日對此作最後裁決，故在十日之前，獨立工會聲言，如果最高法院維持華沙法院的裁決，他們將舉行全國性的罷工。果真發生，後果嚴重。此時，蘇聯與波蘭軍隊在波蘭邊境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小型罷工此起彼伏，全國進入關鍵時刻。十二日，最高法院終

註⑥ 美中情局，《經濟統計手冊》（華盛頓，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一七頁；引自同前，第七七頁。

註⑦ 同前，第一二三頁。

註⑧ 「聯合聲明」，《戰國報》(Borba)，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七頁。

於屈服，刪除華沙法院在工會章程中所增列的文字，並予以核准生效，緊張情勢暫告平息。

十一月底，風潮再起。二十六日，華沙地區「團結」工會向波政府提出七點新要求，並聲言，如果政府不就此進行談判，則將舉行全國性大罷工。在數日之中，團結工會幾乎每天提出新要求，諸如調查警察與秘密警察的活動，釋放「反社會主義」活動分子<sup>⑨</sup>，釋放洩露政府機密的印刷工人等。另一方面，蘇聯加強了蘇波邊界的戰備；舉行華沙公約高峯會議。此時，圍繞波蘭國境有九十一個蘇聯陸軍師，另有兩個蘇聯師駐紮在蘇聯境內<sup>⑩</sup>。可謂大軍壓境，形成一個鋼環。西方各國因之深恐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在波蘭重演，紛紛向蘇聯提出嚴重警告。

在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波共政府與獨立工會各作讓步，例如若干工資糾紛已達成協議，前述印刷工人也予釋放。至十二月中旬，情況始逐漸好轉。但是，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政治問題愈來愈複雜。

波蘭獨立工會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現實的不滿和要求，乃是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這些矛盾並非波蘭的特產，這些現象也正在蘇聯本土及東歐蔓延。因此，波蘭危機的後果，與整個東歐命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基於這原因，檢視一下東歐別的國家對波蘭事件所作的反應，應有助於對東歐一般情勢的了解。

羅馬尼亞認為，波蘭問題純粹是一個內政問題，外人不應干涉，故羅馬尼亞不願置評。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指出，某些外國的評論曲解問題的性質，實際上是進行干涉。他個人希望問題將圓滿解決，以「確保波蘭的社會主義發展」<sup>⑪</sup>。可見，他的立場仍偏向波共。

南斯拉夫對波蘭相互衝突的雙方也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認為這是一個「國家主義與自治經營」的相互排斥，並認為獨立工會並非僅僅爲了爭取物質要求<sup>⑫</sup>。南共官方覺得，對波蘭事件目前尚不能作出結論，但南共評論員提醒讀者不要忘記一個事實：獨立工會領袖周圍的顧問人員皆來自教會團體，這說明事態的複雜性。南斯拉夫承認，波蘭存在着「反社會主義」力量，但問題是，這種力量能不能對社會主義構成威脅。從波蘭問題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建立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目前，波蘭必須消除衝突原因，檢討過去，建立新關係<sup>⑬</sup>。

註⑨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頁。

註⑩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第一頁。在波蘭之東的蘇波境上蘇軍有二十三個坦克師，四十三個步兵與砲兵師；波蘭之南的捷克境內，蘇軍有兩個坦克師，三個步兵師；波蘭之西的東德境內，蘇軍有十個坦克師與十個步兵師；波蘭境內有兩個蘇軍坦克師。

註⑪ [十月二十九日齊奧塞斯庫接受挪威日報訪問]，[火花報] (Scintila)，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四頁。Daily Report Eastern Europe (FBIS)，Nov. 14, 1980, H4.

註⑫ [工人事務] (斯洛文尼亞)，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四頁。

註⑬ [信使報] (Vjesnik)，一九八〇年十月九日，第二頁。

匈牙利認為，波蘭的不穩定會給華沙公約國家帶來非常不愉快的後果，而且會影響到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命運。匈共當局說，作爲一個共產黨人，對事態的發展不應僅是隨波逐流，還應採取主動<sup>⑭</sup>。這可算對波共處理工潮方式的溫和批評。

保加利亞同蘇聯一樣，通常引用波共報刊言論以評述波蘭事件，基本上認爲，波蘭情勢之所以惡化，其主要原因乃是由於西方的干涉<sup>⑮</sup>。

在波蘭事件演變過程中，批評最多的是捷克，批評最嚴的是東德。東德認爲，波蘭事件乃是西方間諜，特別是西德聯邦情報署的「反波蘭陰謀」活動的結果<sup>⑯</sup>。捷克共黨機關報把波蘭情況與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情況相比，這是「世界反動派的反波蘭運動<sup>⑰</sup>」。捷共指責說，「世界反共中心」在不斷改善其破壞社會主義大家庭以及個別社會主義國家的長程計劃與技巧，在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初，愈來愈重視經濟手段在反共活動中的重要性<sup>⑱</sup>。因此，波蘭事件無疑是西方反共集團陰謀顛覆波蘭的表現。

## 東歐各國的主要政治與社會問題

波蘭八月工潮迫使吉瑞克下臺，由卡利亞(S. Kania)接長波共黨第一書記。卡利亞五十四歲，成爲東歐集團最年輕的領袖，其餘都在六十歲以上，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已屆七十五歲，保加利亞共黨第一書記齊夫可夫(Todor Zhivkov)七十歲，東德共黨第一書記洪立克(Erich Honecker)六十九歲，匈牙利共黨第一書記卡達爾(Janos Kadar)六十九歲，捷克共黨第一書記胡薩克(Gustav Husak)六十九歲，羅馬尼亞共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六十三歲。這一普遍現象形成東歐政治不安的因素之一，因爲權力轉移在共產國家尚未制度化，權力轉移往往與權力鬭爭相伴隨。

此外，由於東歐各國共黨與蘇共間有密切關係，因此東歐的統治者往往依靠蘇共以保持其權力，蘇聯領導人物的更迭往往使東歐發生相應的更換。例如，赫魯雪夫及布里茲涅夫上臺後，皆曾使一些東歐領袖下臺，重新安排一些新人。布里茲涅夫從政治舞臺上消失爲期不遠，同樣事件很可能在東歐若干國家內發生。目前，東歐領袖中，除了齊夫可夫、卡達爾外，全是在布里茲涅夫

註⑭ 匈共中委瑞尼(Peter Reny)等在接受維埃納電臺訪問時的談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六日維埃納國內德語廣播。Daily Report, Eastern Europe (FBIS), Nov. 1980, F5.

註⑮ [工人事務報] (Rabotnichesko Delo)，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

註⑯ [新德意志報] (Neues Deutschland)，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註⑰ [論壇] (Tribuna)，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第十、十一頁。

註⑱ [紅色權利報] (Rude Pravo)，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第六頁。

夫時代獲得權位的。一旦克里姆林宮易主，很可能導致東歐若干國家類似的更動，並因之引起不穩定的情況。至今，東歐共黨對權力過渡問題皆拖延容忍，觀望莫斯科的動靜；各共黨中央政治局成員亦老年者居多，比蘇共政治局成員（平均約七十歲）年輕不了多少，且有多人老邁不堪、健康欠佳。簡言之，在年輕一代中，缺少有經驗的領袖人物。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新一代領導一旦登場，難免不發生驚人的事件。

在布里茲涅夫時代內，華沙公約組織不僅成爲蘇聯集團對外政策的協調中心，而其武裝部隊更是布里茲涅夫主義的執行者（如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其主要任務不是防禦「帝國主義侵略」，而是保護蘇聯的利益與支持東歐共黨政權。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波蘭內部不安，蘇聯不但召集華沙公約組織高峯會議，而且大事調動部隊準備給予波蘭以捷克式或阿富汗式的「兄弟援助」。

華沙公約組織的存在，不僅使東歐各國不能獲得真正獨立，而且使其維持過多的武裝力量與承擔過重的經濟負擔，因而妨礙了東歐的經濟發展。東歐各國不僅需要撥出高額國防經費<sup>①</sup>，以維持本國軍隊並津貼蘇聯在當地的駐軍，同時要維持後勤設施（公路、鐵路、機場、油管等），這些設施並不符合當地的經濟需要。此外，用以製造或購買傳統或戰略武器的費用亦爲數不貲。這一事實不僅形成東歐各國沉重的金融負擔、資源耗費，而且也是整個東歐集團經濟發展滯緩、社會與經濟基礎弱化的基本原因之一。

使東歐各國共黨政權難以安寢的，除了經濟問題外，尚有人權問題、宗教問題等。目前，在蘇聯、捷克、波蘭、東德、甚至羅馬尼亞皆出現了「不同政見」分子，大部以爭取民權與人權爲其目標。在東歐國家中，以捷克與波蘭最活躍。捷克的「七七憲章」（Charter 77）自一九七七年成立以來，雖經捷克政府屢次鎮壓、逮捕，仍然繼續活動。一九八〇年春，該組織發表聲明，說明其在捷克人權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治抱負；並特別申言，「七七憲章」的活動以捷克現行法律體系爲基礎，無意改變現行社會制度，祇希望政府尊重憲法向人民所保證的法律與權利。該聲明表示，四年多以來，「七七憲章」運動業已成長，因此在這一份聲明上，以該運動的發言人身份而簽字的人，也相應增加<sup>②</sup>。

波蘭不同政見的組織較多，爲外界所知者有「保護工人委員會」（KOR），「保衛人權與公民權運動」（ROPCO），「波蘭獨立聯合」（PPN），「大學生團結委員會」（SKS），「教育課程委員會」（TKN）等。各組織有不同的活動方式，其中最活躍者爲「保護工人委員會」。在一九八〇年的波蘭工潮中，該委員會與波蘭天主教團體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註<sup>①</sup>

以一九七九年爲例，東歐各國國防經費如下：保加利亞約七億二千萬美元，捷克二十四億一千萬，東德四十七億六千萬，匈牙利九億，波蘭三十四億九千萬，羅馬尼亞十二億六千萬。見「軍力平衡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一九七九），第十四、十五頁。

註<sup>②</sup>

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第六頁。

從外交、政治、經濟層面看東歐近況

儘管東歐爲無神論的共黨所統治，但是教會勢力依然存在，近來且有抬頭之勢。在波蘭百分之九十三的人民仍信奉天主教，匈牙利百分之七十的人民信仰天主教，南斯拉夫百分之六十四的人民相信塞爾維亞教，捷克百分之六十的人民信奉天主教，東德百分之六十的人民信基督教，羅馬尼亞人信羅馬尼亞正教，保加利亞人信保加利亞正教，阿爾巴尼亞百分之七十的人民信回教。宗教難以用強制方法取消，東歐各國共黨政權成立之後，曾採取劇烈的禁制手段，收到不良後果。如今，宗教勢力抬頭，東歐共黨政權不得不作出某種程度的容忍，但是嚴禁宗教活動與「自由化運動」及「反體制運動」相互牽連。事實正朝這個方向發展。一九八〇年七月初開始的波蘭工人運動中，教會人士與人權運動分子皆是幕後的顧問。結果，使這個抗議物價上漲、爭取工資增加的工人運動提升爲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這正是東歐各國以及蘇共政權的惡夢，難怪東歐共黨（包括羅馬尼亞在內）擔心不已。

簡言之，東歐人民由於對經濟困境的不滿，加劇了其對社會、政治現況的不滿。

### 實績不佳前途暗淡的東歐經濟

在七十年代前半期，東歐各國的五年經濟計劃，皆能按計劃目標，且有若干國家的實際成績超過預定目標<sup>①</sup>。七十年代後半期則困難重重，按照目前情況看，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五年經濟發展計劃，已不可能按預定目標完成。最近兩年來，東歐經濟景況更是每下愈沉，最糟的是波蘭，一九七九年的國民所得未能增長反而下降百分之二·八，一九八〇年尙未見到官方統計數字，但由於社會的動亂，祇有更壞，不會轉好。

一九八〇年東歐經互會公佈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的經濟發展成果，在吹噓「社會主義強大力量」之餘，也部分承認了東歐各國所面臨的困難與所犯的錯誤。公報說，經互會國家物質生產發展的處境很複雜，面臨若干不尋常的問題，燃料與原料的獲得愈來愈困難，同時也受到國際經濟情勢的不良影響。此外，在利用內部資源及把握經濟機會方面，呈現缺點<sup>②</sup>。農業長期不振，勞動力不足，勞動生產力低下，中央計劃制度僵硬，投資分散，未完成的工程累增，對西方貿易不平衡以致外債逐年增加。這種種現象，不但使現行計劃無法完成，也使東歐各國在制定新五年計劃時，不敢陳義過高，而把計劃目標訂得很低。茲將個別國家的情況，分別敘述於後。

註① 試以國民總所得爲例，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間，東德計劃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五·一，實績爲五·四；波蘭計劃七·〇，實績九·八；匈牙利計劃五·七，實績六·三；羅馬尼亞計劃十一·〇—十二·〇，實績十一·三；保加利亞計劃七·七—八·五，實績七·八。

註② 〔真理報〕，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第四頁。

自從一九七〇年，蘇聯與西德簽訂不使用武力條約後，東德境內情況漸趨穩定，工業生產與人民生活水平較其他東歐國家為高。據西方估計，一九七八年東德以個人計算的國民生產毛額為四千三百五十三美元，其次，捷克四千零四十一元，羅馬尼亞三千四百二十六元，波蘭三千一百八十九元，匈牙利三千一百二十二元，最低為保加利亞二千八百二十三元<sup>23</sup>。在工業生產方面，東德比其他東歐各國情況好，但農業情況不佳，基本原因是天候不順。例如，一九七六年減產百分之九·八，一九七八年減產百分之三·三<sup>24</sup>。東德農產品自給率為百分之七〇至八〇，其餘則從外國購進，成為對外貿易逆差的基本原因之一。對整個東德國民所得而言，農業約佔百分之九·六，因此農業不振對經濟的打擊不很嚴重。

一九七九年東德國民所得較前一年增加百分四·〇，工業生產百分之四·八；一九八〇年預定工業成長百分之四·七，國民所得四·八，農業〇·五。目前，東德最大的問題是國內能源匱乏，勞動力不足。蘇聯已應允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間對東歐經互會國家的能源供應比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間增加百分之二十，即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三·七。但是，與東歐各國（羅馬尼亞除外）實際所需相差甚遠，這些國家勢必由中東以較高價格輸進燃料。在東歐各國中，東德能源問題最嚴重。

外貿逆差與外債是東歐各國共同的現象，東德情況也不妙。據一九八〇年六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統計，欠外債最多的是波蘭，共計二百十億美元，其次，南斯拉夫一百七十二億，東德一百零一億，匈牙利八十億，羅馬尼亞七十億，保加利亞四十五億，捷克四十億<sup>25</sup>。債主是西方政府、商務銀行等。因之，每年外債償還已成為東歐大部分國家的沉重負擔。

一九七九年，波蘭經濟業已極端不振，當年冬天又逢大雪酷寒，不但農業受損，工業生產運輸網也因之紊亂，使一九八〇年的經濟前景為之暗淡。一九七九年，波蘭不但在國民所得方面下降，而且工業生產是波共政權成立以來成長最低的一年（百分之二·八），農業減產百分之二·四。由於這個原故，波蘭為一九八〇年所訂的計劃目標甚低，國民所得預定成長百分之二·四至一·八，工業生產百分之三·四至四·二。鑑於一九八〇年下半年波蘭社會動盪，政治危機歷久不息，不僅不能完成預定目標，可能比一九七九年更糟。

波蘭經濟不振的基本原因，除因嚴冬而導致的運輸混亂外，尚有能源不足、計劃目標過大而不切實際、外債過大、政府收支不平衡、管理制度不善、產品品質低劣無法與西方競爭等因素。

近年來，在東歐各國中，捷克的經濟景況較穩定，且對西方的債務也最少。雖然如此，捷克的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五年計劃的計劃目標也大多未達成。一九七九年，國民所得祇成長百分之二·六至二·八（計劃四·三），工業生產三·七（計劃四·五），農業生產下降百分之三·九（計劃增加三·八）。工業成長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勞動生產力低，引用新的科學技術不積極

註<sup>23</sup> 「軍事平衡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一九七九），第十四—十六頁。

註<sup>24</sup> 小川和男，「現行五年計劃不可能達成」，《世界週報》，一九八〇年六月三日，第五十八頁。



。一九八〇年，捷克預定國民所得增加百分之三·七，工業生產四·〇，農業生產七·二。捷克的經濟管理制度仍以中央控制為主，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〇年中，曾實驗新經濟管理制度，加強企業管理者的自主權，但全面的中央計劃體制將繼續維持下去。匈牙利是一九六八年開始實施經濟改革，運用物質刺激、提高消費品及食品的供應，因此近年來匈牙利人民生活較一些其他東歐國家富裕；一九七七年與一九七八年的經濟情況皆不壞。一九七九年初，匈政府宣佈，消費品物價大幅上漲，使人民生活轉趨暗淡。國際原料與燃料價格上漲，使匈政府財政困難，目前匈政府對人民零售必需品及食品尚須付出巨額價格差額補助金。外貿連年逆差，外債累增。一九七九年，大部份計劃目標未完成，國民所得祇增長百分之一·五（計劃三·〇—四·〇），工業生產二·八（計劃四·〇），農業生產零（計劃三·〇—三·五）。一九八〇年的預定目標是，國民所得增加百分之三—三·五，工業生產三·五—四·五，農業五—五·五。

二十多年來，羅馬尼亞是東歐集團中保持經濟成長最快的一個國家。羅馬尼亞一九七九年的國民所得較一九七五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是一九五〇年的十四倍；工業生產較一九七五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是一九五〇年的三十一倍<sup>②</sup>。但是，這一現象已告終結。目前，羅馬尼亞石油產量急速下降，一九七九年的產量較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十五·五，因此羅馬尼亞已逐漸轉變成爲石油輸入國，國際油價上漲，伊朗石油輸出減少乃至停止供應，給予羅馬尼亞沉重打擊。

一九七九年中，羅馬尼亞的計劃目標也大多未完成，國民所得爲百分之六·二（計劃八·八），工業生產九·一（計劃十一·五），農業六·四（計劃一〇·二）；一九八〇年的計劃成長率：國民所得百分之八·八，工業生產十一·六，農業八·七。今後，羅馬尼亞經濟已從廣泛發展，轉變爲精密發展。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羅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已確定了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其計劃目標皆較前一個五年計劃爲低。一九八一年以後的中心經濟課題是提高經濟效率，確保能源，促進陳舊生產設備的更換；仍維持強有力的中央管理體制。

同其他東歐經互會國家一樣，保加利亞近年來的經濟發展計劃目標皆未能達成，尤以一九七六、七七、七八年爲然。一九七九年，保加利亞的國民所得較前一年增長百分之六·五（計劃七·〇）；工業生產六·六（計劃七·八），是七十年代的最低紀錄；農業六·六（計劃六·七）。保加利亞工業原料與燃料皆依賴蘇聯，近年來供應價格連年上升，使保加利亞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目前正在尋求對策。未來經濟發展的目標也相應降低，例如一九八〇年保加利亞預定的成長目標是，國民所得增加百分之五·七，工業生產六·三，農業生產五·四；一九八一年的計劃增產目標，國民所得百分之五·五，工業生產六·一，農業生產五·二。

註<sup>②</sup> 中央情報局，「估計蘇聯及東歐各國硬貨幣債務」（華盛頓，一九八〇年六月），前言第三頁。

註<sup>③</sup> 「真理報」，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第四頁。

## 結 論

儘管國際局勢不斷變遷，蘇聯對東歐的控制毫未放鬆。在對外政策上，東歐各國皆追隨蘇聯，即使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的所謂獨立自主的外交也有一定的限制，而且在很多基本國際問題上與蘇聯聲息相通，語言相同。在經濟上，東歐各國依賴蘇聯的程度也一時難以消除，尤其當世界能源日益嚴重之際。在政治上，大部份東歐國家仍受制於蘇聯，華沙公約組織不是以「保衛社會成果」為主，而是蘇聯控制東歐各國的工具。東歐任一國家皆難以輕易擺脫此一控制。

東歐各國當前的困難，不是來自「帝國主義」，而是來自共產政治體系的本身。目前，大多國家領導班子皆已衰老，等待轉變，在共黨政權下，政權過渡往往產生政治危機。

波蘭的危機雖因經濟困難引起，但也由於人民對政治與社會體系的不滿，兩者相互衝激，加上政見不同分子與教會人士的從旁指導，才使波共政權窮於應付。但是，這種現象不是波蘭獨有的，而是東歐的普遍現象，祇是其他國家尚未到達爆發的程度。

七十年代初期，東歐各國的經濟普遍改善，曾使人民對政治與社會的憤恨隱忍未發；七十年代後期，經濟長期不振，使人民對經濟不滿逐漸轉移到對政治與社會不滿。波蘭事件處理偶一不慎，將影響整個東歐前途。

一九八一年是東歐各國新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按照大部份國家所列出的五年計劃基本方針與初步指標，這些新五年計劃本身就

就不能令人樂觀。